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升仙傳 第四十九回 孫瘋子混鬧神廟 徽承光護守節婦

前回書說的是濟仙和包爺在高台之上四下觀望，且不必表。再說北京有一家功臣，幾代世襲懷寧侯之職，姓孫名豹，好酒貪色，仗著侯爵無所不至，人家給他起了個混名叫作孫瘋子。齊化門外有他一坐花園，裡邊養著十八個小老婆，只因著東嶽廟離花園不遠，這一日他把大老婆也接了來觀看熱鬧，自己卻是坐上轎子，帶領家將在廟中而來。到了廟內大殿之前下了轎子，也不燒香，也不拜神，搖搖擺擺一直走到寢宮之內，那一些燒香的男女見他進來，鬧哄哄的往外亂跑，內中有個年輕的婦人，在忙亂裡把繡鞋踩掉，下腰提鞋沒走麻利，被懷寧侯一眼看見，甚是美貌，遂走近前去用扇子搨了兩搨，那婦人往後倒退了幾步，才待要罵，背後跟隨的丫鬢說：「奶奶這是個醉漢，咱往前頭去吧。」言罷就往前走，孫瘋子一時高興，說：「小廝們，這個美人正好做個十九房的姣姣，休要叫她走了。」眾惡奴一聞此言，上前擁著兩個婦女往前就走。高台上包爺看的明白，說是：「反了，反了，清平世界哪有搶人的道理！」旁邊一人言道：「相公你是瘋了麼，這是懷寧侯孫老爺，他若聽見這話，其禍不小。」濟仙遂乘勢說道：「大人休要急躁，我看那婦人滿面晦氣，該有幾日幽禁之災，且是婦女們上廟，也是自招禍端。且跟到前面看他們如何行事，再作商議。」包爺依言，二人跟到前邊，只見惡豪率領家人把兩個婦女擁到西廊之下，正然痛哭。忽有一個小廝帶著一乘小轎從外面跑進來，說：「春花休要啼哭，快著打發妍奶上轎走吧。」懷寧侯的家人走上前去，一個嘴巴把那小廝打倒，說：「好一個野囚囊的，怎麼叫我家人上你的轎呢？」孫瘋子也就指手畫腳說：「好一個小狗養的，這是我府中走出來的侍妾，你怎麼跑來叫上轎呢？小廝們與我打這狗養的。」惡奴們聞言，不容分說一齊亂打。包爺一見衝衝大怒，才要上前分解，被惡奴們擋住說：「書呆子，你吃了早酒了麼，在此惹的什麼災星？各人干你的營生去吧。」言罷，往前一推，幾乎把包爺推倒。

孫瘋子向家人言道：「休和僕人饒舌，快抬我的轎來，打發美人上去。」眾人答應一聲，抬過轎子，將那個婦人強裝在轎內，抬著就走。孫瘋子隨後上了牲口，帶領從人轟的一聲擁將出去，把一個包爺急的大聲喊道：「反了，反了。」隨後趕出來，到了棚前向那些衙役罵道：「我把你這些瞎眼的奴才，凶徒在此搶人家的婦女，還不與我拿麼！」衙役以先是怕孫瘋子的勢力，所以袖手旁觀。如今包爺吩咐拿人，大家仗著官威，趕上去一齊動手，怎奈孫瘋子的人多，一頓棍棒倒把衙役打的倒退，眼看著抬著轎子如風而去。濟仙在旁正要想去救，忽見徽承光走近前來，濟仙說：「道友，你來的正好，這件事情你去走一遭吧。」言畢走進棚內，從囊中取出一副柬帖，用公案上的筆硯寫了幾句言詞，折了折遞與徽仙，附耳低言吩咐了幾句，徽仙出廟而去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包爺見轎子去了，向衙役罵道：「好一些沒用的奴才，連頂轎子也攔不回來，若不趕上奪回，俱把腿打折了。」濟仙說：「大人不必急躁，懷寧侯人多勢眾，大約難以搶回。學生已托敝友前去，先保婦人的貞節。大人可把他家裡人叫來問是姓什名誰，叫他補上一張呈子，待學生想個計策制住凶徒，有了真贓實犯，然後本奏當今，好便拿他。」包爺依言，遂吩咐衙役把小廝丫鬢叫到面前，一齊跪倒只是痛哭。包爺問及兩個人的名字。小廝說：「我叫來保，丫鬢名叫春花。」又問他的家主，他說：「姓蔡，名先覺，在天津衛道爺衙門中主文。方才搶了去的是主母吳月蓮，住在海岱門內萊州衙衙，因為去年家主患病許下一爐香願，所以今日到此廟內，誰知遇著這樣歹人搶奪而去。只求老爺作主與小人要回主母來吧。」

包爺叫書辦記了口供，差人把二人送回家去，又向濟仙言道：「濟先生若不棄嫌，請到署中做一位先生，不知肯否？」濟仙說：「學生本當效力，但還有些事情不能脫身，待等三五日還要親到貴署有話商議。」包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臨時恭候。」言罷拱手相別，上轎而去。濟仙也出了廟門，與蘇九宮、韓慶雲、一枝梅找在一處。韓生說：「教長，方才許多人擁著一乘轎子打出廟來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濟仙就把方才的事情說了一遍，大家回到寓所。濟仙吩咐苗慶往天津與蔡先覺報信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徽承光用隱身之法跟到懷寧府裡，只見孫瘋子吩咐兩個丫鬢把搶來的美人扶出轎來，送往一座高樓而去。徽仙隨後跟到樓前，看了看匾上寫著三個大字，乃是「蝸牛居」。看罷係衣上樓，只見那個婦人滿眼是淚。旁邊兩個丫鬢，那個大的開言說道：「娘子不必啼哭，你雖是好人兒女，嫁的丈夫無非是個平民，怎如我家老爺世襲侯爵，富貴無比。你若樂心樂意和他成了婚，這一輩子就受用不盡了，暫且莫講別的，你先吃杯香茶嚐嚐滋味，只怕就不想家了。」言罷拿過一杯茶來往婦人口內一灌，那婦人粉面通紅，用手一推，把一個茶杯推落在地，打了個粉碎。

孫瘋子聽見這個光景，走上樓來，到了婦人跟前不容分說，雙手抱住就要行奸。承光一見哪裡肯容，抓住脖子往後一拉，把惡徒摔了個仰面朝天，手腳亂動。慌的兩個丫鬢上前扶起坐在床上，滿口言道：「摔死我了。」大丫頭把嘴一啞說：「我的爺，想必多貪了幾杯站不住了，要乾正經事當少吃幾盅。」正然說著，有一個老丫鬢跑上樓來問知原由說：「我的爺吃酒多了，也要撐著點，怎麼就跌倒了，且下樓去歇息歇息，晚上再來不遲。」言畢架著下樓而去。不多一時，送點心來的，送酒飯來的，又有抬著皮箱送衣裳來的，吳氏只是一味痛哭並不旁視。徽仙在一旁看著，暗暗點頭，佩服吳氏的貞節。

且說孫瘋子自從被承光在暗中摔了一跤，掃興下樓，就使丫鬢們拿吃食衣服打動婦人之心。怎知她心似鐵石，並無活動口氣。丫鬢們怕擔不是，回稟孫瘋子，說是送去的酒食衣服俱已留下。孫瘋子信以為真，到了天晚，從新換上套新鮮衣服，假裝斯文走到樓上，坐在床上就要動手。老丫鬢說：「老爺還該斯文一些，難道有官還惹妾麼？」孫瘋子聽說，連忙縮回手來，說：「新娘，方才送來的吃食可曾用了些麼？」大丫鬢插口言道：「想必新奶奶今日害羞，過一晚到明日就熱呼起來了。」孫瘋子聞言點頭，說：「方才送來的果酒用了沒有？」丫鬢說：「原封沒動。」孫瘋子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擺上果品，我敬新奶奶三杯。」丫鬢答應，擺上果品，將酒暖熱，用玉杯斟了一杯遞與惡徒。惡徒接杯在手，滿面堆歡向吳氏言道：「咱二人今日相遇，乃是前生有緣，我勸你開懷飲上幾杯，咱二人好成雙配對。」言罷把酒杯往吳氏口邊一送。佳人心中一惱，用手一推，把一隻玉杯落在地下，打了個粉碎，那些酒都灑在孫瘋子身上。惡豪落了個沒趣，不由的動怒說：「好潑婦！這樣不識抬舉，丫頭們與我把鞭子拿來！」丫鬢勸道：「老爺息怒，新奶奶初來乍到，總然有冒犯處，還要老爺擔待幾分。我想這樣密事不是同人做的，等我們下去你二人再商說吧。」